

阿 尔

致

——写给荷尔德林

我们之间横亘多少个大陆
你不会再次出现
室内一切照原样布置
伪装的笑畅饮人生的烈酒
低堕的脑瓜故作沉思之痛
哈！欢乐的歌谁在唱和
这么久了还是一个人
玩尽这无趣的电子游戏
兴致勃勃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不知什么是最珍贵的
可以紧握手中
我如今不说什么话了
时间使你的言辞贫乏每个笔画
都塞满了无辜的责难
瞧瞧他——天才的荷尔德林
一个白痴竟比我们做得更好！

黯淡的声音如血啊
你可听见
低郁的火在聚集
渺小的尘世谁可以避开
我独自飘浮倾诉了
这不可抑制的暴风疾雨
现在可以面朝你说

“看看他，一个被灰尘
淹没的白痴
斑斓的灵魂还在独个飞行！”

选自《进行诗刊》总第 4 期，2002 年

阿 坚

不幸，我没有信仰什么

眼见着一个亲近的朋友
走上了信仰之路
眼见他走出绝症，走出烦恼
再不愁花销，仿佛上天刚刚
给他一本花不完的支票

他为自己的惶惶和混乱悲哀
我说，我也为自己悲哀
他说，那你不能像我这样吗
我说，我没有你那样的运气
不是人人都有运气获得信仰的

就让我在破烂的生活中混吧
我，活该
信仰当然好，我绝对相信
就像得给私生子般的灵魂认个教父
可我既然没赶上任何一个自然的机会

愣去信仰什么便是做作
便是想占命运的便宜
急来抱佛腿是可鄙的
还不如那些急来抱大腿的饿汉
就让我这么痛苦着吧，猥琐着吧

我也没有机会做一特坏的人
浪子回头等于物极必反
我没有本事浪到极端
也便得不到反弹

我也凯觐境界，满世地寻摸
那条适合我腿脚的小道
时间不是很多了
我的脚磨扁了，腿走弯了
那条通往信仰的小道为我着急了吧
如果最终因为没有信仰而受到惩罚
那我又有什麼办法呢
那就受着呗

选自《诗潮》 2002 年 11—12 期

安 歌

电影中的蒙太奇

突然接踵而来的是另一幅场景
深秋的白桦林，卧满
沉睡的黄叶，一张白椅
深入黄昏，一个孩子的目光
在磨损的窗沿后，一片
清白，鸟们飞逝

可能是多年之后，也可能是
很多年之前，而跨过的又是
哪一部分情节
抑或是一句关键的话
抑或是我的一生

在清晨的果园

那一丛忧郁的蓝草里掩住
快乐的果子

它清凉的皮面，在寻找的脚底
在自己光滑的下落、汁水，果核的
秘密里，无声无息

童年的果子，在树尖
它的一面被光叫醒，另一面
在肉汁的暗里
沉睡

以上二首选自《扬子鳄》第 3 期，2002 年

安琪

虚拟现实主义

这血红的教条
忘了前移一步。独立的眼睛
制造出气势汹汹的榕树
风挥舞拳头银幕上
决不止毕加索一个人
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脸
这脸由十七个情人哀伤的表情构成
原子弹纯属灵感之作
爱因斯坦的面包像软骨的天使
寻欢作乐。
命名为：科学参与死亡制造
骷髅夸张的感觉被安置到三脚支架上
黎明慌张极了
偷走夜晚的身体
批复给耶稣基督的铜像
最幸运的莫过于卧室了
特殊气味造就它特殊动作

我一进入就有献身精神
我说，我可以在锡制的痛苦上填加暧昧
几个人叠在一起
从人世到地狱，我全包了。

选自长诗《轮回碑》
自印诗集《任性》，2002 年

安斯寿



昨日重现

飞翔的翅羽在这黑夜中似一袭风衣
闪亮的烛火要把谁引向彼岸
明天日出今夜更长
起身离去的女子回望独守墙角的花朵
凭空留下春天飞奔的马捡起时只有一卷破旧的书简
紧促的脚步砸开一段幽静
朋友该不该让潮水泛流
让时间停滞在花开的瞬间

抬头望望窗外恣意的根须
以狂奔的方式抢在三月之前
你可以凌波也可以飞天满纸的诺言
如羊群般漂没在大风起兮的冬夜
一滴幸福的泪水照彻长空
让雪覆盖火焰般的目光
向谁倾诉呢盲人还是逝去的日子
留下诗留下你的贼心将你
插满桃花漂向大海

选自《遵义九人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巴音博罗



现代文学馆

写作就是反抗者的事业
而笔迹，又使他们彼此不同
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血液，最终
将流向大海，流向一个无法描述的
世界。在那儿，书写是无声的
死后的遗物会布下厚重的阴影
而一群雕像的夸张姿态
更似一出正在上演的经典哑剧

连参观者都屏住了呼吸
连一本刚刚打开的书页都停止了颤抖
一个人的一生终归逃不过他的简历
照片，和为之葬身的书卷
甚至，他随意点下的碎屑似的标点……
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而句子中间那小小的空白，恰恰是
一次灵魂的隐匿或逃逸

他们最终写下了忏悔但绝非审判
在漫无边际的岁月的河道里
每一粒流沙都是人们崇尚过的语词
都长成爱情，结出更多的沙粒和眼泪

这是真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荒唐
就抹杀他的身影。从启蒙到成长
到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灵感的冲撞与迸发
那永远也铺排不尽的稿纸终将被占领
挤满；那永远也无法篡改的剧情终将被揉成一团，扔进历史的暗角
剩下遍地文字的尸首，可疑
不确定，像另一位大师的死……
也许你们会看到一些年代的缺失
以及另一些年代的喧嚣与重复
肉体的需要或许不仅仅是语言本身
而心灵的光将使它们凌空飞翔
将使一些书页变得锋利，另一些
变软，被打湿，成为黏稠的糨糊

真理的眼泪，不断再版的
书籍。在叙述的虚空里
死亡并没停止，而是可以反复死掉
反复埋葬，直到改变态度
成为作家中的作家
成为无字之碑

选自《诗刊》 2002 年 2 期上半月刊

白红雪

石 榴

剖开石榴以后的事件让人难以置信：
许多淡红色音符屈服于此，懒得动弹
她们从大洪水中避难而来，带了点干粮
不晓得命运之河还在汹涌澎湃么？

澎湃呵！古希腊海滩一角，礁石后边
美女海伦在更换湿漉漉的长裙和爱情
她那美艳绝色的嘴唇也像石榴
含而不露，几乎把我的梦想全部拧干
那么高贵和经典的战争也重新跪下
祈求她亲吻橄榄、玫瑰和双桅船

雨过天晴。以刀锋的速度回到石榴
继续切开石榴内凝固的暴风雨
我发现，你千年前失手打碎的花瓶
正在伤害悬崖和鹰的翅膀……

柏明文

合 唱

我断续地读到你
读到一段虚拟的光阴
而我们必须在黎明前
离开风暴的聚集地
收敛被现实扭曲的翅羽

我要继续彼此的合唱
继续深入精神的质地
像继续一次陌生的旅行
深入到你将散失的凉气里
我该如何收集你迸散的体温

驿站的灯火仍在蔓延
在稀薄的暮色里恍若流萤
我只能咏诵只能
听着消逝的声音睡去
凭吊那晚景的辉煌

一个坚守方向的人
怎能放弃心上的家园
在城市里一个满身杂草的人
怎能把沥青当做泥土耕耘
把人群当做麦浪抒情

然而灰烬不是用来哀悼的
灰烬里有太多的枯枝和飞屑的亡灵
当管风琴送来流水和绿阴
我晕眩了谁能为我打扫出
一段燃烧过的阶梯

离开你我向谁说话
钟摆晃动着我的思绪也跟着游移
晃出一生的足迹
我的词语蓄满了墨汁离开你
我的洗濯怎能继续

但我要继续你的诗篇
跟着你渗入大海的质地
鸥鸟驮着岛屿低翔
岩石临波歌唱：“我们的离去
只是为了分娩大地的光芒。”

池凌云



飞奔的雪花

飞奔的雪花照亮了夜色
大地这只褐色的方舟
装满了废弃的草垛和光滑的河流
在风中流浪

语言和灯光都离去了
雪花细小的敲打声似隔夜的檐滴
守住曾经走过的旅程
曾经的包容和接纳

飞奔的雪花在自己美丽的光晕里越飞越快
最初的盼望和最后的经历猎猎而来
那些轻盈的姿态
羽毛和舒展的美
一次次自由地开放

有哪一种容器能盛装这些美丽的精灵

她们将脚印踩满村庄
身躯闪进正在滚动的石头

选自《狂想的旅程·新女性诗歌》(黄礼孩编),
海风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

长 征

与死亡同存

像一对手拉手的谜语
统一于世界快乐的原则
像两张尚未接开的扑克
真实又遮蔽
像口袋里装着青苹果
隔着一场怎样的寂静
相互拒绝

此时此地
我沉浸在时光的蜜中
并不去说
昨天的我曾是什么
明天的我又将是什么

像一堆废弃的钥匙
它要开启的世界
像一具暴露在荒原上的尸体已经多日